

輯一◎空氣

我是空氣請聽我說

閉上眼睛，我把自己的感官範圍放大，從身體內部開始加熱，熱能一步一步提升，變成一種觸感。那個觸感是一層薄膜或者是一層光的輪廓，輪廓越放越大，從我心臟的跳動開始往我的肺和整個胸腔擴張，這個震動傳到了腹腔，喚醒了腸胃，再傳到骨盆腔，激勵了泌尿與生殖器。頭顱的能量則從背後和側面來，自胸椎開始往上跑也從胸椎開始往下竄。這些震動，傳到四肢，從肌肉到筋膜，穿過脂肪層來到表皮。皮膚上每一個毛孔都張開，每一根汗毛都伸進空氣中，我的輪廓從這一步開始脫離我的身體。

感知的範圍被擴大了，皮膚上一公分，很快就變成皮膚外十公分。尚未碰觸到的東西也能有感應，不必觸摸一杯熱茶就能感覺到那杯茶正在近處散發高溫。將這份感知往外推，讓另一人的體溫，對方的氣味，納入自己的感知範圍內。那個被感覺到的人，就不再是第三人稱的他，也不是第二人稱的你，對方成為「我」的一部分。對方就是我，我就是對方。愛人們用這種感知互相壟罩，父母用這種感知照顧子女，師長以這種感知教導自己的學徒……成為雙方。回應這份空氣感知的雙方，無論是愛人、子女、學徒都將自我擴大，將對方納入自我之中。這不只是心理學所說的投射或者收回投射，這是更全面地交換呼吸，交換感覺，並且互相容納。

從人與人的互相感知，再往外擴及，人與自然間的空氣也存在互相感知，互相納受。

我是山的一部份，山也是我。我是河流的一部分，河流也在我裡頭流動。我是一粒沙、一片垃圾、一塊石頭、一條狗和一隻夜鳥，我是每一個失眠的人的床上那顆被徹底折磨過的枕頭，我是地面柏油路的一道裂縫，我是縫隙裡的種子發出了芽隨時都會被車輪碾過，我是一輛朝著日出飛馳的快車，我是日出前最後一刻的黑暗，我是即將被陽光照熱蒸發的露水，我是早晨的空氣。

我是空氣，請聽我說……

我是可見的一切也是隨時都會消失的一切。我是肉身的我，呼吸的我，進食的我，也是沉睡的我，哭泣的我和安靜的我。我是一種經驗，能被察覺被影響，卻不受控制的經驗。我的生命是——從空氣中慢慢凝結起來的生命。先有風，然後水，接著凝結為血與肉。生命解散的時候我的血肉就會分解，重回空氣中。

從今生的尺度來看，將感知擴大是一種預習，從輪迴的角度來看就是複習。

我們的感知不能只有放大，我們也需要經歷感知縮小的時刻。有時候我們會縮到比心臟瓣膜更精緻的範圍內，感知縮小時，我們失去對軀幹與四肢的感覺，我們像電視機關閉前的人物，斷電的那瞬間縮成一個小光點，像一顆燃盡的恆星塌陷為黑洞。

當感知範圍被縮小到極限時，這世界上的一切就都在範圍外，都不是我了。

這個由食物所累積而成的身體不是我，這個由奮鬥所堆積起來的履歷不是我，這份婚姻中所發生的一切衝突與甜蜜不是我。國家不是我，社會不是我，故鄉不是我，家庭不是我，衣服和語言都不是我。世上有許多屬於我的東西，但那些全部都在我之外，我縮得太小，從什麼都包含的空氣，變成什麼都不是的空洞。

在「是我」的放大，與「非我」的縮小之間，人們呼吸。

我們既是周遭一切的空氣，也是內在全部的空洞與麻木。我們有像空氣那樣愛整個世界的時候，也有空洞或麻木拒絕整個世界的時候。

也有時候，兩種狀況同時發生，感知範圍一面朝外擴大，一面向內縮小到極限，那種時候我們就運轉起來，自己對抗自己。處於這樣的矛盾中，我們忍不住開始創造。

我們同時是一陣風，也是內在的空洞，風吹過空洞，我們開始發出聲音。

走廊的空氣特別新鮮

大家有沒有被老師趕到走廊上罰站過呢？

國中時我特別愛對著窗發呆，所以常被考績壓力極大的理化班導師趕到走廊上罰站。記得有一次被他大罵：「喜歡罰站是不是，走廊的空氣特別新鮮啊，給我滾出去。」

我的教室在三樓，三樓的走廊上一個人都沒有。背對認真上課的老師和同學，我面對中庭，中庭的椰子樹們正在輕輕搖擺，他們像大梳子的葉片發出沙沙聲，在梳著風的頭髮。那風卻還遲遲沒吹到走廊上。我一邊期待著那風吹來，腦中一邊想起老師剛才說的那句「走廊的空氣特別新鮮啊！」

我開始流汗了，這樣真的算是在罰站了吧。

就在我拉制服襯衫的瞬間，一陣風從我的左手邊穿過走廊。那陣風簡直像是從冷氣房洩漏出來的上等乾爽空氣。我說我想吹冷氣，那陣風說：「只有教師辦公室和保健室有裝冷氣機，算了吧你。」我同意，而且教師辦公室裡桌子都併在一起，並不涼快；保健室裡則有疑心病很重的保健室阿姨，她懷疑每個人都是來騙她開請假單的。

同一陣風又從我右手邊吹回來。稍微涼快下來的我忽然想問：「換個方向的話你們還算是同一陣風嗎？」走廊上的空氣沒有提供任何暗示，也許是個蠢問題。我朝走廊左邊看一看，七個班級中沒有人跟我一樣出來罰站；再往右邊看一看，右邊小我一個年級的學弟妹也沒有人罰站。整條走廊上只有我和風。

我忽然覺得自己可以罰站一整個下午。

蟬聲像接收到了我的心意，喳喳喳喳了起來。下一節課就是體育課了，想要打球，想要在走廊上奔跑，想要和剛才那陣風一起，從廁所那一頭跑到教職員辦公室的門口大罵髒話，然後一步跨三格階梯跳下樓，奔向操場，衝出校門。

已經記不清楚，後來理化老師有沒有讓我回教室，還是就讓我一直在走廊上站到下課。物理化學的算式忘光後，如今的我只記得老師那句「走廊的空氣特別新鮮啊！」

受困受罰受人叨念的時候，我都會想起這個句子，想起在走廊上罰站的事。

在花襯衫的口袋裡

我有一件飄飄花襯衫，一穿上那件花襯衫就覺得自己變成了假期。不是普通的周末，而是包含星期一或星期五的三天連休。

襯衫的花是印刷上去的，花朵變成圖案，圖案本身沒有氣味、沒有實體，只有顏色和輪廓。花本身不存在，但花的意象成為襯衫的一部分。穿上襯衫，花就成為我的一部分——我胸口有花，背後有花，肚子有花腋下花，百花齊放，非常囂張。這樣的花襯衫不能穿去上班上學，因為那些場所的人都有花粉症。

穿上飄飄的花襯衫，假期般的我四處去散播隱形的花粉。有風的時候，我讓風吹過寬領的邊角，使我花花的衣領像翅膀那樣發出啪搭啪搭的聲音；沒有風的時候我快步向前走，自己造風。我是一面自由揮動的大旗子，我在大街上飄，在天橋上飄，在捷運的地下連通道裡飄啊飄啊飄。我到麵包店吸收麵粉的香，到咖啡店裡吸收咖啡香，到水果店吸收水果香，讓大家成為我的下線。我是藍鑽級花襯衫大將軍，四周的空氣都在我的飄飄的麾下。

花襯衫的布料很輕，經線與緯線之間有無數的小洞，每個小洞中都裝了假期的空氣。假期的空氣是一千萬間小小的空屋，不管外面怎麼敲怎麼打都不會有人來應門。在這件花襯衫裡頭，我不回訊息、不回電話、不回答任何提問，花襯衫是布料柔軟卻令人意志堅定的一件襯衫。

我對花襯衫唯一的不滿是——由於剪裁的關係，左胸前的口袋外布料的花，並沒有與背景布料的花瓣接合在一起。由於這是一件大花襯衫，花與花的間距也大，導致我的左胸口心臟部位的口袋處反而一朵花都沒有。沒有花的口袋，就是普通襯衫的口袋。

假期結束，我就把花襯衫晾在衣架上。上班日穿普通的灰襯衫出門，走進捷運站，打開皮夾才赫然發現悠遊卡不在裡頭。回想了一下，啊，悠遊卡還在花襯衫的口袋裡。

我也想要像悠遊卡那樣，躲在我花襯衫胸前的口袋裡繼續休息。哪裡也不去，誰都不能逼我，或拿我去逼逼。我不要被加值也不要被扣款，我就想要繼續待在沒有花的花襯衫的口袋裡，當口袋裡的一朵花。

收工回家，伸手探往花襯衫的口袋，將我賴皮的心連同悠遊卡一起取出來，按回胸口。一面感到心痛，一面期待下個假期。

樹下的呼啦圈

空氣是紊亂的，街車與行人都在不遠處匆忙往返，只有樹下的空氣安然自轉。樹下的空氣環繞樹身，緩慢迴旋，形成自己的時空結界。說結界有點過於嚴肅，不如說樹在玩呼啦圈，因為祂一直在原地輕輕搖擺身子，空氣就被呼啦呼啦嘿地維持在周身，從來沒有掉下來。

在當代社會，我們還有可能與誰約在一棵樹下嗎？我們可能請心儀的對象或是初識的友人在一棵樹下等我們嗎？當然，約在捷運出口，約在百貨門口，約在天橋下或是書店裡都是合理且明確的選擇，但在這些座標明確的地方等待，總覺得時間必須精確到分秒才行，特別讓人焦慮。我想如果能約在樹下，跟著樹一起一邊搖呼拉圈一邊等，心就會平靜下來吧。

這時，我們便能夠重新欣賞風景。瞧一瞧樹皮上正在爬行的螞蟻隊伍，聞一聞樹幹香不香，或者撿一片枯葉，放在掌心上。想想，何時才是該捏碎葉子的時候，或者反過來想，葉子在什麼時候該被捏碎呢？這片葉子或是這雙手的命運，有主宰者嗎？是動念動手的人，又或者是被人稱為「時候」的某種神呢？

葉子的碎片也許會刺手，落葉將化為粉末重回土壤。我們心中的暴力與破壞慾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釋放。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那重要「時候」，並適時享受捏碎葉子的快感，這世界也許會有更多和平的閒人。看看葉片碎在掌心的模樣，接著大手一揮，讓枯葉的粉末像雪那樣散落，也許就能看見樹底下空氣呼啦圈是如何旋轉的，也許你就願意相信現世中的每一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等的人到了。

邀對方一起進來樹下成為圈內人吧。但不要一開始把空氣呼啦圈的事情告訴對方。那是要一步一步來的。你得要累積足夠的線索確定對方對時間有感覺，就像你感受到了捏碎葉子的「時候」，等到對方也發現「時候」到了，你們彼此的「時候」才能相通。

那究竟何種「時候」？

用全身仔細聽，在你準備開口的時候，樹下的呼啦空氣會變得更慢，樹也在聽你。當你們一起凝結在一陣雞皮疙瘩中的時候，就是你可以跟對方一起呼啦呼啦嘿的時候。

手牽手一起離開的時候，記得回頭向樹說聲謝謝。

盤旋的鷹之駕訓班

基隆港邊常有鷹，牠們展開羽翼，伸出像手指一般的末梢大羽毛，乘著上升氣流盤旋。一臉輕鬆樣高高低低繞圈飛行。

鷹的視力極好，據說在幾百公尺外就看得見水中的魚，草叢間的兔子。在高空鎖定目標後，鷹急速俯衝而下，藉衝擊的力道和有利的腳爪，瞬間捉住獵物。一旦被盯上了，大概很難逃過吧。（一想到這，坐在港邊喝咖啡的我，忽然覺得自己也是一隻比較肥大的獵物。）

不過空氣是透明的，風也沒有形狀，牠們應該不是靠眼力搭上那些熱風的吧？

在鷹的宇宙中，也許有一所給鷹的空氣駕訓班。小鷹們長出夠強壯的翅膀和豐滿的羽毛之後，就要到空氣駕訓班上課。小鷹們必須修習一連串的課程，當中包含：飛行禮儀、羽毛概論、基礎俯衝、進階俯衝、瞭望學實習等等必修課。而其中最難的一門必修課就叫做「大氣識讀」。修課的小鷹們，在老鷹的指導下認識粗略地認識冷、暖、乾、濕的空氣四大要素。老鷹也針對幾種不同的地形、時間、天氣狀況所造成的氣流一堂一堂課解釋給小鷹們聽。某些小鷹常在這些講座的時候打瞌睡，這些小鷹雖然拿不到學分，但到了現場飛行的時候，牠們全身上下每一根羽毛都會變成觸手，將空氣的感觸傳回腦中。藉此微妙的觸感來判斷密度和氣流的走向。這些細小的感知將形成畫面，也許有顏色、紋路、形狀，甚至有聲音，成為飛行的經驗。當感知經驗與想像力結合時，直覺就誕生了。擅長讀空氣的老鷹們想都不用想，就能搭著各式各樣的氣流，進行各種型態的飛行。

如果老鷹也有語言的話，牠們大概會常常對著空氣說話吧。

港邊那隻盤旋的鷹，看起來像在與港口上空的暖空氣玩耍。鷹說：「今天你們摸起來特別柔軟啊，是因為潮水比較溫暖的關係嗎？」空氣說：「一方面是水溫，另一方面是因為今天星期一啊，人類比較少，大家都很放鬆。不過這種狀態也許不會持續太久，我們可能會上浮到成為雲的高度，在傍晚變成雨喔。」鷹說：「我也覺得你們現在這麼鬆，傍晚一定會下雨。不過我今天也沒打算飛太高，就低低的抓幾條港裡的小魚就夠。」空氣說：「那你要俯衝前，先通知我們一下，你的羽毛一口氣劃下來的時候其實蠻可怕的。」鷹說：「好的，我盡量。」

就在我顧著對空氣說話的時候，老鷹不見了，不曉得飛去了哪裡。

掃地時間的遊戲亂流

回到小學，回到教室裡，回到玻璃窗前拿著抹布的那個職位，你對著窗戶的斑點呵氣，一陣白霧暫時附在透明的玻璃上，口氣中淡淡的口水味反過來鑽進鼻孔裡。

掃地時間鐘聲一響，同學們湧向掃具箱，搶拿尚未分岔的新掃把，一頭白髮的新拖把，以及最長最筆直的長竿氣窗擦。竹掃帚與鐵夾則是外掃區同學的專屬配備，這些學生去操場撿垃圾，可以在廁所玩水，他們倆倆一組搬運巨大的椰子樹落葉，掃地時間整個學校像是小小的村落軍隊那樣出動了。

在這十五分鐘內，大家爬上爬下忙進忙出，掃地時間的遊戲比遊戲時間的遊戲更像遊戲。為了擦窗爬上桌子是遊戲，為了擦地趴跪在地是遊戲，拍打板擦製造粉筆灰煙霧也是遊戲。小男生和小女生一起提垃圾袋去丟，幾乎就是牽手。有人故意踢倒的水桶，有人用拖把在走廊上揮毫，每個人都在打掃，卻也都在遊戲。掃地時間的孩子們被壟罩在遊戲的亂流中，這裡衝過來，那裡飛過去。

直到學期末的最後一天，掃地時間的亂流空氣忽然沉降了下來。

大家的抽屜都清空了，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東西打包好，準備帶回家。所有同學都會升上新年級，與自己一年來天天趴睡的課桌椅道別，離開這間教室。因為知道是最後一次，每個人拿起掃具時都比平日安靜。大家將桌椅疊在一起，全部挪到教室後方，徹底擦過教室前半的地面；再把桌椅往前搬，擠到講台前，擦教室後半的地面。

擦玻璃的男孩照常從高處往下擦，當他擦到最後一塊玻璃的時候，多呵了一口氣，那是在向這扇窗告別。這間教室，這扇窗，這扇玻璃，明天起就不是他的掃區了。那塊玻璃的命運將與他無關，它會不會被別人打破，它會不會蒙上難擦的聖誕節假雪花噴漆，它會不會被下一批學生維護珍惜，這個男孩都無從得知了。

平常在打掃時間開心玩耍的小學生，都在這「最後一次」的打掃時光體驗到傷感。鐘聲響起，時間到了。掃具歸位，每個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抱著書包，等老師對大家說最後一段話，整潔的教室瀰漫著完結篇的氣氛。

很久以後我們才會發現，自己的掃區原來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後來我們整理自己每一個階段的房間時，都召喚出同樣的沉降氣流，擦地、擦窗、擦桌、洗床單、浴室和馬桶……在道別前我們打掃，也把自己掃出每一個房間。

變身的空氣

關於肉眼可辨的變化，我們很容易察覺，也容易因此感傷。

某間以前常去的咖啡店，一陣子沒拜訪，再去光顧時，發現老闆把店頂讓給別人了。店名變了，店員變了，菜單也變了，光是這些明顯的改變就已經足以讓我們認知到「變化」已經發生，也夠我們向他人說明自己所感到的失落……這樣的材料就夠寫一則 I G 貼文。但真正傷感的人，會去尋找殘存的不變之處。

經營者換人了，但廁所還是同一間，馬桶還是同一個。沖水時會發出的回音以及氣味也一模一樣。不知為何，新任老闆竟保留了廁所內的各種音樂祭、影展活動的海報。因此當我一走進廁所裡，就覺得回到了過去。回到同一座馬桶上，回到天天蹲在這間店裡寫稿的日子。

沖水，洗手，推開門，一走出廁所，彷彿踏入一個新的朝代。從一個夢掉到另一個夢中，想不起自己是誰為什麼在這。左邊鼻口還嗅得到溫暖昏黃鬆軟帶著舊報紙味，右邊的鼻孔卻被活性炭濾淨過的乾燥空氣刮傷。我回到自己靠窗的老位子，想要把自己摺疊起來塞回過去的時間。但我新的咖啡也喝了，新的蛋糕也吃了，新的空氣已經滲入體內，我也變成了新的客人。

忽然想到法蘭茲·卡夫卡的名作《變形記》。主角葛雷哥·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一隻巨蟲。葛雷哥睡覺時，也許是被某種變身的空氣壟罩住了，所以才會變成一隻巨蟲吧。變身的空氣大概不會是一陣風，而是一點一滴，像二氧化碳濃度漸漸上升，累積起來形成溫室效那樣，造成了氣候變遷。葛雷哥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私生活天天都在消耗他身為人類的空氣，製造導致他變成蟲的氣體。在故事發生的當晚，變身成蟲的空氣濃度突破臨界，使他再也無法回頭。

如果葛雷哥的家人，能試著從他外型的巨大變化中，發覺那不變之處，並且試著保留下那個的話……。不，這樣想好像在責怪他的家人似的。葛雷哥變成蟲，是因為他被變身的空氣纏住了。那空氣是卡謬說的荒謬，那空氣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呼吸中，把我們當中不願意隨著空氣變形，並與之對抗的某些人，變成大家都想要除掉的大蟲。

我看著剩下一半，涼掉的黑咖啡，才忽然想起以前我總是喝熱拿鐵。喝熱拿鐵的那個我，也一點一滴被消耗掉了。幸好沒有被變成巨蟲，而是被新朝代的空氣壟罩，變成了一名新的客人而已。

提款者的疑心

城市裡已經沒有多少電話亭了，但到處都有自動提款機。

無論那機器是安裝在捷運站內，便利商店裡的角落，還是就在銀行的門口，當一個人站在提款機面前，這個人就會把他跟機器之間的空氣，變成整座城市的開放空間中，最私密也最神聖的空氣。

同時他也會不自覺地，把身後的空氣變成全世界最可疑的空氣。

我們在可疑的空氣中感受到惡人的視線。但那惡意大多是從我們的背脊骨投射出來的。想像中的惡人就站在我們身後，他目光銳利，可以看穿我們每一隻手指的動作，判讀我們的密碼。我們用身體掩護，合攏手指，以各種假動作提防。

我們提防得越起勁，那可疑的空氣就越可疑。

如果這時候不巧我們身後有人，那可憐的傢伙就算保持再遠的距離，可疑的空氣仍會追過去，上他的身。他的眼神可疑了，帽子和口罩也可疑，他低頭滑手機是心虛，他手上的珍珠奶茶一口都沒喝一定只是掩飾，我們一鬆懈，他就會咻一聲奪走我們手中剛提出來的現金……。

要改善我們背後的空氣品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人脆弱的時候，任何接近都會使我們警鈴大響。就算我們拼命鍛鍊肌肉，讀遍世界上所有關於精神成長的書，甚至坐在瀑布下修行，我們都不可能成為完全堅強的人，把我們背後的空氣變成絕對善意的空氣。

雖然不幸，但公平的是，有時候我們也會成為那個被懷疑的人。

所以如果哪天你被誰懷疑了，先別生氣。要知道這時，你面前的這位施主其實很脆弱。在這種情況下，保持距離，比爭取自己的清白來得更明智。疑心，是為了保護自己。

也許某天，當我們終於能面對自己的脆弱時，我們就有機會把那疑心從空氣中收回來，成為夠堅強的人，稍微改善我們周遭的空氣品質。

到時候我們站在提款機前的懷疑，就只剩下一種而已了，那就是懷疑自己都把錢花到哪裡去了。

有你的空氣

你是第二人稱的你。「你」要嘛是一個非常親密的代詞，要嘛就是帶著強烈的輕略性。從不同的觀點來看，親密也可能變成一種侵犯。所以使用「你」的時候總是需要特別注意。因為一旦使用了「你」，就意味著「我」存在。

無論你是在我對面的那張椅子上，正在一邊讀書一邊喝咖啡；或者你是在螢幕的另一頭的對話框裡打出了幾個字又收回去，你的存在都在空氣中擴散開來。你的呼吸改變了氣溫，你身上的毛孔散發著你體內的蒸汽，蒸氣中有你的腺體分泌出來的你的氣味。除此之外，你正在閱讀中使用著的內在聲音，也振動著你周遭的空氣。更別說你移動身體的時候衣服跟肌膚摩擦產生的小小的亂流。還有你說話的時候，你呵欠的時候，你皺眉的時候，都會對我面前的空氣造成影響。有你的空氣因此帶著一種活性。

有你的空氣，就是有我的空氣。

我的空氣到了你那裡，就被染成了你的顏色。你的空氣被我搖動過，就擁有了我的性格。在你跟我之間形成了一種「我們」的空氣。我們的空氣中既有你的存在，也有我的存在。因為有你跟我，所以我們用「他」來把一切非你也非我的人事物排除在外。有沒有參加過三人以上的聚會，大家都在討論座位中的某一個人，卻用「他」來代稱那個在場的人呢？你是否曾經落入「他」的坑洞之中？困在「他」的坑洞裡上被朋友們評論、吹捧或嘲笑，這些話語一句一句都像一鏟一鏟的沙土，將你活埋。你的存在一點一點被消滅，無法掙脫，全身僵硬，快要窒息了。

這種時候請勇敢地使用第一人稱，然後用第一人稱的方式站起身，離開現場吧。比方說：「我去上個廁所。」你藉此把「我」收復，到廁所去發訊息給另一個人，讓座位上的每個人都變成他們。

當這樣的你發訊息來給我的時候，我開始準備迎接你的復歸。我張開所有的感官建立足以容納你我的心靈空間，我呼吸著有你的空氣，你呼吸著有我的空氣，我們把自己的空氣吹進彼此的肺裡讓彼此復活。醒來以後，我用你來稱呼你，而你用你來稱呼我，我們一天一天度過這樣的生活，一起喝咖啡、吃飯、玩耍，為答案很簡單的問題苦惱，為苦惱很久的事情找簡單的答案。於是你慢慢變成了我，我也慢慢變成了你。

你不在身邊的時候，空氣中到處都是你。只要靜下來，空氣就會顯現出你的輪廓、氣味、姿態和表情。我不在你身邊時，你也正在用同樣的方式想我。

我們被迫駛向瘋狂

大樂透剛開始的那幾年，家族聚會的時候長輩會打開電視準時收看開獎。寫著號碼的橘色彩球被一顆一顆放進透明的箱子裡，在鏡頭和觀眾的檢視下，向大家證明一切都公平公正。當彩球們都準備好，彩球機啟動，上升氣流吹動每一顆彩球，彩球們在狹小的空氣中躁動，它們互相碰撞，誰也不讓誰，每一顆球都想要撞進那吸管，成為被選上的號碼。而守在電視機前的人們，也不斷對著彩球機發出強烈的心之電波，希望自己手上的每個號碼都可以被命運的吸氣管選中……

但沒有人知道箱子裡的空氣究竟會怎麼流動。

那是一團狂亂的空氣。空氣受到侷限，被放入四十九顆彩球，風機一打開，彩球們又製造出更多的亂流。雖然空氣朝著固定的方向吹，但沒有人能預測彩球究竟會如何移動。如果仔細去追蹤並統計每一顆彩球的動線的話，也許能歸納出某種移動的趨勢；但在躁動的當下，開獎機是個小宇宙的大爆炸。為了製造出不可預測地隨機性，人類發明了接近瘋狂的道具。英文有一種表達方式——「把我搞瘋了，Driving Me Crazy」，這個句子把對機器的 Drive 用在人身上。我想我們都被迫駛向瘋狂了吧。看著大人熱切捏著彩卷的模樣，我感覺到那機器要是持續運轉下去，又不選出彩球的話，世界也許會毀滅。

開出六個號碼後，彩球們喪氣地降落，我鬆一口氣。

如果要我坐在電視機前，看著自己的號碼一顆一顆被選上來，六碼全中的話，我一定會發瘋。一來是獎額真的太高，無論我做什麼工作都不可能贏過樂透。二來是我選出的號碼，跟樂透開獎機所製造出的隨機混亂，是同樣的東西。那就暗示著，與樂透開獎機默契極好的我，跟開獎機擁有一模一樣的瘋狂。換句話說，樂透選出的，就是跟他同樣瘋的人選出的號碼。

這樣想的話，電腦選號對買樂透的人就是一種保護機制。當我們借一個外在系統的亂數去碰觸另一個系統的亂數選擇時，身為亂數的持有者我們也跟開獎節目的主持人沒什麼兩樣，都能保有某種旁觀性。某些人也會選對自己有意義的數字來保護自己，用生日、電話號碼、體重、年齡等貼身的幸運數，要是不小心中獎了，我們就能告訴自己——這獎是命中註定選到我。

不過反過來說，假使有人能接觸並釋放自己內在的混亂與瘋狂，讓自己的心靈變成樂透開獎機的話，這樣的人或許就有機會贏得巨大的獎金，並相信自己是靠實力獲勝的，從此過著瘋瘋癲癲的富豪生活。

這次就請店家幫忙貼吧

大家的手機都有貼螢幕保護貼嗎？是自己貼的，還是請電信行或是專業人士幫忙你貼呢？自己動手容易失敗，除了貼不準，沾指紋，還有一種極痛苦情況——保護貼裡卡了氣泡。

那氣泡到底是怎麼鑽進貼紙和螢幕之間的呢？明明就照著說明書，徹底清潔手機螢幕，確認上頭沒有任何一絲灰塵，輕輕拎著保護貼邊緣，一點一點按在螢幕上。可是狡猾的氣泡還是溜了進去，在保護貼和螢幕之間紮營。那顆氣泡，像一頂小小的帳篷——但光滑的觸控螢幕豈能容許一粒氣泡放肆露營呢？於是你用手指推擠他，你要把它擠到邊緣，逼它從縫隙裡出去。但那頑固的氣泡只微微移動了半指的距離。

手好痠，你動了絕對不可以的念頭——「撕起來重貼一次吧」。

這下糟了。好幾顆氣泡像太平洋周圍的火山群島那樣浮了出來。你試著往好處想：「保護貼沒那麼黏了，氣泡比較容易推掉。」但氣泡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群，島與島之間互相聯繫，他們在受你手指壓迫的同時，聚積起來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氣泡。大氣泡表面上更容易推動，卻在移動的同時間把保護貼撐得更高，沿路留下痕跡，形成全新的空洞。就在你以為自己總算把大氣泡趕到世界邊緣的那一刻，更多空氣鑽進保護貼底下的空洞。

這張保護貼不行了，你也不行了。

氣泡們迎來自己的勝利，在保護貼和螢幕之間定居下來。左上角的幾顆小氣泡在你常用的 APP 上形成一個大聚落。每當你收信時，他們就會吸收你的指溫，一次一點微微膨脹，逐漸變成螢幕世界中不容忽視的力量。而最初在螢幕中央聚積的大氣泡群，卻因為你一焦慮起來就去摳它們，結果某天保護貼竟被你摳破，這群氣泡在一瞬間覆滅。

雖說你無法直接驅除所有氣泡，但螢幕保護貼氣泡生態圈的平衡仍受你影響。對氣泡聚落來說，你的手指是神一樣的存在。有些氣泡敬畏你，有些氣泡想反抗你，有些氣泡日夜祈禱，想要直接與你對話。其中一顆最古老的那顆氣泡有一天醒來，慌張地對同胞們大喊：「末日將至！末日將至！」卻沒有一顆氣泡理他，大家都笑他終於瘋了。

而這時你正在前往通訊行的路上，你覺得是時候了，該來換一張全新的保護貼，並決定這次就請店家幫忙貼吧。

理髮店中的吐真劑

最近城裡的鬧區開了不少外觀像是咖啡廳的髮廊。修剪染燙的男女客人被放在高級的皮椅上，圍上顏色與裝潢相襯的圍裙，在落地窗前一面被剪毛一面被展示。每次經過這樣的店家前，都會想到寵物美容店會刻意把工作區放在窗邊，讓大家看到可愛的貓狗被溫柔地理髮的模樣。但也許是因為受到路人觀看，總覺得這類理髮店的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緊張感。

我的話，還是喜歡社區型或是家庭式的理髮店。

這樣的理髮店不會直接把客人放在窗邊展示。長屋式的店家，在兩面牆之間擺滿理容椅，鏡子面對鏡子，椅子背對椅子，只留下寬敞的走道和設計師工作的間隔。地上總有長短細粗捲直等不同性質的頭髮。冰涼的空調會捲動地上的毛，我經常想像這些毛髮會集結成毛球，像是西部電影中常見的風滾草那樣滾動，滾過荒蕪的理髮區，滾進濕漉漉的洗頭區，或者逃離理髮店，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被一輛快車捲起的陣風吹散為止。

社區理髮店的空氣中瀰漫著剪斷的毛髮碎屑與洗髮精的香氣。吹風機、燙髮機將這些空氣加熱，形成了一種吐真劑。吸入這些空氣的人，都會打破沉默開始說話。歐巴桑客人總是先忍不住開口，她們講自己的兒女如何孝順或不孝，數落自己的丈夫的種種缺點……。設計師一面聽著歐巴桑的故事，一面摸著歐巴桑的頭，哪裡該短，哪裡留長，剪掉丈夫染燙兒女護髮自己，只要歐巴桑能吐真，一名好的設計師就有辦法剪出適合她，並使她心情輕快的造型。

我平均兩個月才會去一次理髮店。

把頭交給設計師，從最近看的電影一路聊到最近的煩惱，聊完，頭髮就被剃短，整顆腦袋都變輕了。最後在洗頭椅上躺平，讓溫熱的流水沖過頭皮。搓洗一番之後，苦惱與秘密都被卸下，是一套洗加剪和頭皮護理的心理諮商。

不過最近有一次，設計師一面洗著我的頭，一面開始對我說起她坎坷的身世。家庭的殘缺，兒時所受到的苦難，青春期遭遇他人異樣眼光與騷擾，以及成年後自立的辛苦過程。也許這名設計師，也吸入了店裡的吐真劑，到了極限，不得不說出自己的故事吧。我並不討厭這樣雙向且互不涉入的吐真。

裝潢高級的咖啡廳髮廊，是否也有這種吐真劑的空氣呢？也許有，但話題大概不太一樣吧。

夢中的空氣

夢中的空氣充滿潛力。

畫面憑空浮現，是一頭獅子。你摸一摸獅子的鬃毛，對獅子說話。獅子沒咬你，牠回嘴：「給我勇氣。」勇氣是存在於胸口的一股力量，擁有勇氣，我們可以飛上天，把整座城市的夜景放在自己的胸口下。我們每一次心跳都是地震。騎樓底下每一窩燕巢有三隻小燕子，三百萬隻雛燕張大嘴巴，等著一百萬對父母回來餵。夢中的空氣在雛鳥的絨毛間散發溫暖，而夢中的父母如燕，在夢中的傍晚來來去去。這是一段夢話。

夢中空氣太稀薄的話，算不算睡眠呼吸中止症呢？如果呼吸系統太堅持某種理智，夢中的意象也許就無法深海氣泡那樣浮上意識表層，回應我們的心。當氣泡與氣泡接在一起，組成了奇妙的故事，那氣泡群就是一種詩。

詩意是一次又一次，用各種方法跨過宇宙的黑與空白。詩意是少女沿著迴旋梯爬上最高的樓層，在頂樓發現了酒神，一口氣接受邀約乾了杯。無論那是美酒還是毒酒，少女喝下去就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飛。少女腳下的階梯忽然斷裂，朝一旁的大樓傾倒，但少女沒有鬆手，梯子跨接在兩棟樓間，成為她的獨木橋。地上每個人都在驚呼，大家都怕少女摔死，但她沒有。她從自己的高塔逃出來，跳上另一座六層樓的公寓。她找到一扇窗，探問窗內住在頂樓加蓋的中年女子：「可以讓我從這裡下樓嗎？」女子接受了少女，於是一條新的路出現了。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少女將從另一棟樓的後門走出來……。

這個對詩的想像來自一個真正的夢。

詩意就是夢中少女。詩意的空氣是以非日常的態度找到新的路，接觸他人，然後全身而退。詩意危險、易燃，但精彩。夢中空氣稀薄的人，在地上當觀眾，與少女無緣。

那麼，要如何才能充實夢中的空氣，學習詩意呢？

很簡單，承認即可。承認自己有少女心，承認自己人格面具底下的脆弱，承認自己喜歡新鮮空氣，承認自己仍受少女牽動。只要承認就足夠，不必變成少女。但就算你不承認，夢中的空氣會在某個瞬間四處瀰漫，捕捉到你。

所以有趣的問題便是，我們有沒有膽量，接受那迸發的詩意，讓自己死去，並且再度活過來。

閱讀時的空氣

帶書去的旅行的人，也許都是藉著閱讀，為自己在旅途中準備一層防護罩吧。閱讀時，某種空氣從在我們的默念聲中一點一點透出我們的身體，在我們四周形成一團溫暖的，外界空氣無法穿透的，有別於現實的空氣場。

讀小說時，我們被抓入故事中，周圍的空氣也被那故事徹底轉換。我們一句話接著一句話前進，故事把我們的心像鼓風爐那樣推動起來。熱氣從腦門冒出，我們的靈魂被故事加熱成高溫金黃的鐵液——我們和故事的主角一起經歷苦痛，變成他們。主角的堅強變成我們的堅強，主角的失落變成我們的失落，主角沒掉的眼淚——從我們這裡流出來。直到滾燙的淚水乾了，我們闔上書本，結束今日的閱讀時間，那團保護罩般的空氣才漸漸降溫，我們的魂魄重回肉身模具，冷卻回我們原本的形狀。

讀散文時，空氣則只轉換一部份。我們是音樂盒，我們讓散文家寫的字在我們心中發出聲音。當他們的聲音響起時，我們周遭升起的是一股對話的空氣，但那對話仍有隔離。像探監。我們舉起一隻話筒拜訪強化壓克力窗對面的寫作者，我們也有話想說；可是讀者與作者間的空氣並不相通。我們必須一面忍耐，固守著自己的空氣，一面讀下去。忍不住的人，常常會在散文集上用鉛筆、用螢光筆畫重點，甚至在上頭寫字，以為這樣就是參與。以為這樣自己就可以穿過壓克力窗，到寫作者那邊去。我們想要比探監更多，想劫囚，想當寫作者的獄友，想與他一起浪漫地越獄。

但這些衝動，反而形成了更強的防護罩。

旅途中的人是脆弱的。路上一切的不確定性讓我們受到刺激，有時過度刺激，像是有人拿針筒戳進我們的細胞內抽取什麼或是注射什麼似的。遭遇那種刺激之後特別適合讀書，升起自己的保護罩，在裡頭修復自己。

我們有時必須經歷不愉快的旅行。可能是出差，可能跟必須討厭的旅伴一起行動，可能是為了家人的事奔波或住在醫院裡，可能被困在某種三天兩夜或者更漫長的營隊。這樣的旅途中我們的身體會感到冰冷，那種時刻就拿出自己信賴的小說，細細展開閱讀，張開防護罩吧。我們受傷受刺激受壓迫受分裂的靈魂在空氣護罩中跟著故事一起暖活起來，藉著閱讀，慢慢地整全合一。

當然，我們也有可能帶著書出去，卻因為玩得太愉快，而完全沒有拿出來讀就是了。

空氣朋友召喚指南

讀到這篇時，你是不是正好一個人正坐在家裡的書桌前或沙發上呢？如果翻到這一頁的你，正在獨處，我們就一起玩個想像的遊戲吧。

請想像一下，你的朋友現在就坐在你對面。無論你對面是一張椅子，還是一堵牆或是一條河，請在心中想像一個朋友。當你讀到朋友兩個字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朋友。請閉上眼睛，花一點時間等待這個朋友出現，對方出現以後再往下讀，進行下一步。

這個朋友出現了。

對方現在是什麼模樣呢？是你們剛認識的那年，讀大學或是讀高中或者更早期的模樣嗎？或者對方已經變成最近的模樣了呢？請仔細想像。然後從對方的模樣開始召喚出周圍的風景，也許你會想到你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拍下的某張照片。對方遊學之後從遠方回來，對方在結婚之前與你相約喝酒，對方在你們吵架的沉默之後重新開口對你說話，那開口說話的場景是什麼呢？

在撞球間、公車上、理髮廳、小吃店、大賣場、KTV 或 IKEA？無論他現在身在何處，請把你自己的思緒移動到對方現在所在的空間，然後做一個深呼吸。接著請等待一段時間。在這段等待中，對方可能會動起來做一些什麼事，也可能會開口說話。請仔細聽聽那段話，看看對方的表情，然後在心中重新向對方自我介紹一次。告訴他，「我是_____（全名），今年我____（歲），現在我正在____（某處），思念著你這個朋友。」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跟你這個空氣朋友開始對話了。

也許你們會聊得很深，從你們最早的回憶開始談起，也許你會跟對方聊到落淚，聊得很疲倦，甚至聊到你原本以為已經平靜的心，再度掀起波瀾。但你們最好不要聊太久，三個話題就休息。如果你有餘力，再拿筆記錄雙方的談話，用「我說……」和「他說……」的方式進行對話紀錄。

當你感覺對話告一個段落時，請帶著敬意向對方道謝。並且再做一次深呼吸從空氣朋友的世界中回到現實的世界。這也許需要一點時間，在這段時間中你可以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可以喝茶配一塊甜餅乾，因為剛才你們聊得很深，你需要從深處慢慢浮上來。

以上就是召喚空氣朋友的簡要指南，與讀者朋友們分享。